



阿華是我在大學讀書時的好朋友，我跟他常常有說有笑。反而，從做了四年的好朋友變成男女朋友後，我跟阿華相處得不太自然，話題亦少了，感覺怪怪的。他不像其他男朋友一般懂得製造浪漫，或說甜言蜜語。一般熱戀中的情侶通常都會很想念對方，可是，我卻沒有這種感覺，但又不知道原因為何，只是以為這是由好朋友成為情侶的必經階段。

我們就這樣平平淡淡地交往了一年，直到阿華向我分享他以往的同性情感倚賴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情非常複雜，包括懼怕、同情及憤怒。我覺得懼怕，究竟他以往的生活是怎樣的呢，他對同性的感情倚賴有多深呢？我不敢想像太多，怕愈想愈「恐怖」，所以我嘗試去逃避；有時候又會很同情他，覺得他的過去很可憐；但同時，我也感到很憤怒，我覺得自己好像被騙了，為何他不在我們交往前便分享自己的過去？如果他一早告訴我的話，我便可重新考慮是否跟他交往。面對這三種心情，加上不知跟誰訴說自己的煩惱，阿華又不斷催促強迫我要好好明白他，更叫我多看關於關懷同性戀掙扎者的書去理解他的掙扎等，我終於消化不來而病倒了。

病癒後，我仍然沒有很大的勇氣面對阿華的過去，我選擇不聞不問，當作沒有事情發生過似的繼續跟阿華交往，心裏只期望及安慰自己阿華應該已經「病癒」了，他應該不會再跌入試探的。但事實上我心裡仍會懷疑阿華會不會仍對某些男人有感覺呢？

縱然我心裡仍有很多疑問，但其實我一直很欣賞阿華的。他心地善良，除了沒有預先向我透露他受同性吸引的背景外，他是一個誠實的人，他很踏實而且很努力改進我們之間的關係。我看見他的努力，也就繼續跟他一起努力吧。

交往三年後，我們也有一些基本共識希望能在一兩年後結婚。阿華不斷要求我們應該接受婚前輔導。雖然我也有應約，但我其實是不太願意參與輔導的。我不是一名善於表達自己感受的人，可是在婚前輔導中，輔導員常常問一些我自己也不懂得回答的問題，令我覺得很苦惱。其中一個議題是關於阿華的同性戀背景。有一次，輔導員問我為何這麼肯定在阿華的同性戀背景下仍然願意嫁給他，我起初說從多年來的相處中，我看見阿華的成長，我也深信阿華已經改變，不會回到以前的生活型態。可是輔導員仍咄咄逼人，不斷追問假設性問題：假如阿華因一時差錯而跌倒，我會怎樣，輔導員不斷追問，我也不懂得怎樣回答，只感到非常無助。輔導員之後便補充說，婚姻總會遇到一些時刻，雖然雙方很努力，卻在不經意的情況下犯下錯誤，傷害對方，那時候唯一能做的便是倚靠神，深信神帶領自己及對方，繼續走婚姻的道路。那時我感到很無奈，但卻明白這是真理，我也是要學習倚靠神去無條件接納對方。

從我跟阿華交往到我現在執筆寫這一番分享時，已經過了十年了。現在我與阿華已經結了婚，也育有兩個小孩。**回想過往十年，我沒有後悔跟阿華在一起。**他其實跟其他男人沒有太大分別，他有優點，也有缺點。他是很有耐性的人，能忍受我有時對事情的憂慮及焦急；他也常常讚賞我、鼓勵我；他是比較敏銳感受的人，有時會注意到我的心情，去體諒及照顧我的需要。他也是一名好爸爸，很樂意花時間跟小孩相處，當我疲累時，他會主動跟小孩玩耍，讓我好好休息。他的缺點是有時會忘記做他答應了我的事情，也有時會過份敏感，較容易受情緒影響。我也明白他對同性情感倚賴不是沒有試探，我也曾為此擔心及傷心。可是，我知道他在主內努力去處理這些試探及遵守他對我在婚約中的承諾，我選擇繼續相

信神及他，亦繼續願意跟他走婚姻的道路。總括來說，我不覺得他的背景對我們的婚姻造成什麼大的阻礙。我感謝神賜給我阿華這一份禮物。

回想結婚那天，我在眾親友面前說，我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長大，我感謝神，因為祂延續我的幸福，我能夠嫁給阿華，是我的福氣，也讓我明白神更多的愛與恩典。我對這段婚姻仍充滿信心，我也感謝阿華對我的珍惜、尊重及愛護。

